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四五.

這場雨直下到下午三點多，雨漸漸停了，街上成了水鄉澤國，孩子們紛紛推出橡皮車胎，在積水上嬉戲。 尼奧扶著我到急救站看病，打了幾針，身體才清爽了一些。

東尼沒有回來，沙爾索也不見人影，貝珍的存亡也是未知數。

雨後的天氣特別涼爽，室內到處泛著濃濕的霉味，四周也靜悄悄的。我們三人相對無言，彷彿是被遺棄的一群。

我不信貝珍會去尋死，她不是那種懦弱的女性。但是，她既然一夜不歸，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呢？

尼奧也是滿腔心事，他把一切歸咎於東尼，說：「早知道東尼這樣，當初不帶他來就好了。」

我覺得他前言不對後語，不久前還說東尼前生就曾隨他修練，我說：「你怎能不帶他來呢？假如他是宇宙之主門下聖徒的話？」

「我也可以在自己得道後，成為神修者時再去渡他。」

「我不認為東尼犯了大錯，你們本來就不禁男女之慾。」

「我是說他不該去賺錢。」

「那你事先就該阻止他！」

「我難道沒有阻止？他根本不聽！」

辯些什麼呢？我對他已失去了信心，東尼也未必會再跟隨他，讓他去做宇宙之主的獨子吧！我是個凡人，我要平凡地生活，盡我個人的責任。

與尼奧談完話後，我開始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。我漸漸發覺了自己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，無論習性思想怎麼變化，不論走到哪個地方，也不管是驕傲還是自卑，我都無法擺脫這先天及後天所形成的自我。

我從開始思想起，就仰慕強盛富有的西方物質文明。年輕時的血液中，充滿了革新西化的熱情。我認為要生存就要知恥，知恥就應揚棄古舊落伍的思想，徹底吸收西方的科技，超越前進。

待我到了巴西、美國，實際體會了這種超越前進的生活後，我惶惑了。沒想到在華麗的外殼下，竟是一片空虛。第一次返國，是因老父病篤。在父親過世後，我閉門讀書，方才虛心地接受了許多對西方物質文明的報導與批判。

我仍然不能瞭解，為什西方還回頭呢？有誰願意做滅絕人類的罪魁禍首呢？

我再次來到巴西，所追求的是財富與事業。我以為只要自己心地清白，立場超然，就可以避免肇害於人類。

幸而我的事業失敗了，在狂歡節的歡樂聲中，遇到了一群迷惘的伴侶。而當凱洛琳離去時，我首次接受了光明的洗禮，認識了遍佈宇宙的愛。

現在回憶起來，那只是個人的覺悟，對個體所遭受到的煩惱的解脫。現在，我能更明晰地看清這個時代的真面目。我又明白了一切該發生的，必然會發生。換句話說，一切已經發生的，都有其必然的因素。

那麼，我應該保持什麼態度呢？就像見到一個溺在水中即將滅頂的人，我能低著頭走過去嗎？雖然我也不會游泳，我能原諒自己見死不救嗎？

我曾嘗試循著時下嬉皮的路徑，消極地反抗物質文明，但又發現他們同樣也處於矛盾困惑，掙扎在無知與無助的絕境中。更糟的是，人不論站在哪個角度，他永遠只能看到自己。尼奧以救世主自命，他以為已獲得真理，東尼又何嘗不然？此外，沙爾索、秀子、甚至我自己，又有誰是例外？

嬉皮的團體很多，想法不盡相同，然而各行其是卻是不可避免的，我又何必執意要效法他們？

既然沒有必要拘泥於某種形式，又何必自限於某個空間呢？我孤身一人，飄零在異鄉，又留戀些什麼？我不是沒有自己熱愛的祖國，也不是沒有親切的家園，那我為什麼不把自己貢獻給他們呢？

捫心自問，一樣是生存，在自己國家，只有更容易更舒適，我還考慮什麼呢？以往只是為了自己的顏面，自覺事業失敗，愧對那些期望於我的親友。現在我是一個新生的人，勘破了那個虛妄的，自命不凡的我相，世事本應如此，又何曾有過成功失敗？